

到云南,到陇川,我看到了绿的魂魄,那么迷人,那么惊心。

踏进景颇族的寨子,一阵阵悠扬的葫芦丝歌声便在寨口迎接,丝丝连连,缠绵不已。歌声从树荫深处传出,让你心旌摇曳,像是注入了一股股兴奋剂,如春天的小草般骚动不安。那歌声也带着浓郁的绿味,清清爽爽。

景颇朋友说要去吃绿,我想无非就是吃一些青菜黄瓜之类的原生态东西,没有什么稀奇的。慢慢走进树林深处的小竹楼,只看到屋子中间摆放着一张圆桌,四周围着许多矮矮的凳子。桌子上面尽是些绿油油的树叶:硕大的芭蕉叶铺满桌面,整整齐齐摆着一包包绿色的树叶包,还有些圆溜溜的竹筒,这就是招待我们吃的东西?怎么不见一个菜?若不是桌子上一只炸得金黄的鸡,我还以为是来观赏树叶呢。

围坐在一起的我们面对一大堆绿油油的东西,不知所措,只能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号令。主人轻轻打开竹筒,香喷喷的米饭让人垂涎三尺;然后一个一个地打开那些绿叶包。竹筒焖肉、鸡蛋拌姜末、韭菜、马蹄菜拌小番茄、焖鱼……一下子整个桌面就变得五彩斑斓起来。酸的辣的各种诱人的气味扑鼻而来。大伙都情不自禁地大块朵颐起来。

绿叶宴是不需要筷子的,洗净双手,轻轻伸进热气腾腾的竹筒,抓起一把白白的米饭,揉成一团,轻轻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据说这竹筒饭,只有用手抓着吃才有那种独特的风味。特别是绿包里的菜,很多是用竹筒煮的,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喝汤也是用宽些的叶子舀,把叶子稍稍拢一下,就是个很好的瓢。

尽情地抓,尽情地嚼,感觉饭菜特别的香,也特别的甜,大家吃得兴致勃勃。

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绿的清香:饭有竹子的清香,菜沾着叶子的青气。整个浓浓的绿意簇拥着我们,平时那种大鱼大肉的油腻味消失殆尽。嘴里嚼着,鼻子吸着,满嘴



# 绿之魂

——陇川行

□莫景春(毛南族)

满鼻都是清爽的香。享受着绿叶宴,仿佛置身于幽深的森林里:树木遮天蔽日,小鸟在枝头不停地跳跃唱歌,满目葱茏,呼吸着绿色的清香,绿之魂钻进了自己的肺腑,浑身清爽舒畅。

## 二

饱餐了一顿绿,整个身体似乎绿意盎然,充满无限的活力。沿着绿的气息,继续寻找绿之魂,膜拜这装扮了这片高原红土地的生命之色。

难怪这里的人拿树叶当碗当筷子,一路走来,你看到满目的树叶,特别是那一丛丛芭蕉树,满坡满坡地长。这里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气温适宜,刚割过叶子的芭蕉树没过几天便齐刷刷地长出来,有一股用之不尽的气势。这里的人民喜欢绿色,房前屋后都栽有各种各样的树,树的尽头便是成片的竹林。勤劳的人民穿梭在绿色的田野里,牛羊缓缓地在山坡上走,寻找每一片肥嫩的草地。悠闲的农人随意摘下一片绿叶,靠在一棵浓绿的大树下尽情地吹着动听的民歌小调,像是在抒发对这一片绿色的喜爱之情。那叶子发出的声音包含着浓郁的绿汁飘进你的耳朵,清脆悦耳,犹如天籁之音。

透过这成片的绿色,我看到了气势磅礴的绿——独木成林。这种独木成林的景象在云南并不少见。这里雨水充沛,温暖如春。人们喜欢绿树,与绿树为伴。老树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树神,忠诚地保护着这片土地,佑护人民的安康。人们感激着树神的佑护,精心呵护它,不让任何人去伤害它。这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佐证。绿之魂,深深地融入了人们的心灵深处。两者融为一体,人和树才如此相亲相爱。

在陇川,我是被树的魂魄征服了。树简直就是绿色的精髓,高高扬起绿色的高傲之魂。百年老树,许多气根顺树而下,像是悬崖上一泻而下的根根水柱。颜色极为相似,灰白稍亮,齐刷刷流下,很有气势。这林立的气根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人们穿梭其中,尽情地抚摸着光滑的气根。颜色的灰白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头顶上枝干互相勾连,形成如盖树冠。人们穿梭在下面,即使是烈日炎炎,也感到丝丝清凉。风从树缝间吹来,拂到脸上,那么轻柔凉爽。枝干粗壮的榕树,气根顺着横伸的树枝而长,一根挨着一根,排成一排地吊在树上,越长越长。有的已经深深地扎入泥土中,有的还飘在空中就像一道帘幕吊在

树上,它们相互交织,曲曲卷卷,这气势令人惊叹不已。

## 三

我还看到一条流动的绿,流动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南宛河,一条绿油油的带子,缓缓地穿过陇川,串起沿岸的绿色。

远远望去,平静的水面就是透明的翡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水从山间潺潺而流,穿过茂密的森林,染上树那浓郁的绿色。鱼儿在水中轻快游弋,互相嬉戏。水浅的地方,鹅卵石依稀可见。赤脚趟过河水,温柔的河水轻轻抚摸着脚掌。鱼儿纷纷过来,调皮地啄着小腿,痒痒的,像是在按摩。那些顽皮的小孩光着身子,在尽情地戏水,像一条光溜溜的鱼儿。他们尽情玩水,水花四溅,在阳光的映衬下,五彩斑斓。若是傍晚时分,暮归的人们来到河边,舒爽地清洗着一天的疲劳,特别是美丽的彝族姑娘,甩着一头长长的乌发。悠悠的河水带给乡亲们无尽的欢乐。

南宛河,涌动着绿色生命的希望,哺育着勤劳朴实的子民。陇川坝就在南宛河母亲这个温柔的怀抱里温馨快乐地躺着。

看到陇川的绿,我能触摸到了绿色的魂魄,那是生命之魂,坚实而有力。



刊头设计 柳集

# 藤县舞狮现状研究

□莫彬彬 陆遥

舞狮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千百年来被我国人民视为吉祥勇敢的象征。梧州市的藤县素有“舞狮之乡”的美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凭借其独特的表现风格和独创的高超技巧,藤县舞狮队在马来西亚第六届“云顶杯”世界狮王争霸战上一举夺魁,荣获了“东方狮王”的称号,享誉世界。藤县舞狮具有珍贵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应用价值等,得到了该县有关部门和社会人士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然而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藤县舞狮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如何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 一、“东方狮王”美名扬

舞狮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白居易《西凉伎》一诗有云:“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千百年来,人们把威武雄健的狮子视为吉祥勇敢的象征,在锣鼓的伴奏声中人们扮成狮子的样子,惟妙惟肖地做出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为佳节或庆典助兴,以期驱魔辟邪、人畜兴旺、平安顺利。藤县素有“舞狮之乡”的美称,舞狮技艺作为藤县人民创造的具有

浓郁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一种民间传统体育竞技艺术在当地长盛不衰。其独特的表现风格、高超的舞狮技巧深受世人所关注和喜爱,并在国内外重大舞狮竞技赛事中屡获佳绩,享誉世界。

按照地域与流派不同,舞狮主要分为北狮和南狮两类。北狮主要在我国中原、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流传,着重于模仿狮子的动态;南狮也称“醒狮”,主要集中于我国两广及福建等地,重在表演狮子的神态。藤县舞狮可谓南狮流派的杰出代表,其表现内容分为侧重于地面技艺表演的采青狮和侧重于桩上技艺表演的高桩狮。通常是两个表演者共舞一只狮子,在锣鼓、鞭炮的响声中借助道具展现出山、岭、桥、水、溪、涧等大自然景物,通过在桩阵上跳跃翻腾等各种高难、惊险动作,表露出狮子的喜、怒、动、静、猛、惊、疑、醒、寻、醉、乐、望、探、烦等各种神态,展现出狮子克服艰难万险、勇敢向前的精神。

藤县舞狮历史悠久,既保持了当地的传统风貌,又随着时代的变迁展现出新的面貌。狮子在汉代由西域传入我国,唐代年间狮子的形象已在藤县民间流传,坐落在藤县县城龙母庙门前的两尊唐代文物“狮头蛇身”石像正是当时民间传统

的印证。清代乾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藤县舞狮逐步走向成熟,采青狮的节目、表演技法及打击乐技法的创造和完善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现传承下来的节目有《雄狮拆蟹》《狮子吃柚》《大头佛梳妆照镜》《高台采青》《狮子摘银元》《狮子捞银元》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藤县舞狮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技巧相结合,在采青狮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舞狮内容——高桩狮,《高桩舞狮》《金狮倒挂》《灵猴攀树》《绝壁采灵芝》《醉狮独峰赏月》《绝壁采灵芝》等高桩舞狮节目相继问世。

伴随着舞狮技艺的发展,舞狮团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年间藤县约有舞狮团队500多个,基本覆盖了全县城乡的每个角落。有名的舞狮队有藤城渔业社狮队、城关镇积庆堂、濠江镇子孙堂、永乐堂、少英堂、四知堂、沛国堂、太平镇西发堂、合同群等。濠江镇子孙堂师承广东佛山舞狮技艺,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数濠江镇舞狮队技艺最高,影响力最大。20世纪90年代末,塘步镇濠洲狮队到濠江狮队拜师学习传统舞狮技艺后,到广东学习高桩舞狮技艺。1997年,藤县体育局和团县委以塘步镇

濠洲舞狮队人员作为班底,并挑选全县各乡村狮队优秀人才组成的藤县狮队,同时,又以该县舞狮老艺人邓明华、廖金胜、茹恩南等为该队领头人。2000年,藤县狮队被确定为国家A级舞狮队。

经过县相关部门和舞狮团队教练、队员多年的艰苦打拼和摸索,形成了“飞身上桩”“钢丝前滚翻”“钢丝上一字腿”“狮子飞身上桩”“金狮倒挂”“飞跃2.8米”“独桩挟腰转体450°”“侧空翻下桩”等在世界舞狮界中属于最高难度的动作和绝技,把狮子的各种神态、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同时,高桩的设计也极具挑战,桩阵共18个,桩面直径35厘米,桩与桩之间一般跨度2.8米,跨度最大达3.5米,高桩2.8米,低桩1.65米。狮队队员需要在桩上表演完成所需的基本套路和所要求的高、难、惊、险、美的舞狮动作。

独创的舞狮套路、高难度的高桩设计,让藤县高桩舞狮各种动作不但造型美观、逼真、独特,而且雄健、惊险、生动,很快在各大比赛中崭露头角,频获佳绩。2004年7月,在世界舞狮顶级赛事——马来西亚第六届“云顶杯”世界狮王争霸战上,藤县狮队凭借其自创的高难度舞狮套路,打败了来自亚洲、欧洲、

有人说,陇川假如没有南宛河,那“川”字就有些名不符实。南宛河是陇川的绿色血脉,滋养着这里的生命。那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像是一块块平整的绿毯,静静地铺在陇川坝上。微风吹来,稻香阵阵,陶醉了每一个过往的行人。他们都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子,双手捧着翠绿的稻叶,不禁感叹:这是南宛河绿色魂魄所在,是绿色的南宛河血液凝结成了这兴奋的绿。到了金秋时节,这片醉人的绿被阳光染成金闪闪的黄。这稻穗也沉甸甸地弯下腰,向这绿的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河畔的各族人民脸上定会漾着欢乐的笑容,收割着累累的硕果,抒写着丰收的喜悦。绿色的竹楼里堆满了小山一样的谷堆,生活便如这谷粒一样饱满幸福。

绿的不只是这片稻田,还有那密密匝匝的甘蔗林、芭蕉林。甘蔗林高高地站出来,伸出那粗大的翠绿的手,热情地拥抱阳光。它们可没有稻禾那样小心翼翼。它们要贪婪地吮吸着南宛河那富有营养的绿色血液。它们要长得直气壮:粗大的身子饱含甜蜜的汁液,整整齐齐地排好队,等待勤劳的乡亲把自己收割,变成白花花糖,让这里人民生活充满甜蜜。再远一点的就是芭蕉林了。芭蕉树只需闻到母亲河远远飘来的绿色气息,湿润全身。自己就可以把根深扎入这片肥沃的土地。阳光在头顶闪烁,那是它们营养补充源。丛丛芭蕉林连成一片,棵棵粗壮。一串串丰满香甜的芭蕉,挂在树上,格外引人注目。

南宛河,涌动着绿色生命的希望,哺育着勤劳朴实的子民。陇川坝就在南宛河母亲这个温柔的怀抱里温馨快乐地躺着。

看到陇川的绿,我能触摸到了绿色的魂魄,那是生命之魂,坚实而有力。

看到陇川的绿,我能触摸到了绿色的魂魄,那是生命之魂,坚实而有力。

看到陇川的绿,我能触摸到了绿色的魂魄,那是生命之魂,坚实而有力。

美洲等14个国家26支强队,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高桩舞狮赛冠军,并获得“东方狮王”的称号,第一次把中国舞狮队的名字刻在“云顶杯”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台湾中视电视台、广西电视台等媒体争相报道。谁也没有料到,这支由“泥腿子”组成的舞狮队伍能一鸣惊人,名扬海内外,成为藤县、广西乃至全国人民的骄傲。此后,藤县舞狮队陆续受邀到广东、四川、河北、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以及代表中国到法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表演或比赛,每年演出达180多场次,观众达80多万人次,其精彩绝伦的表演屡屡征服了裁判、观众和舞狮同行。11年来,藤县舞狮队保持不骄不躁的作风,获得了“中国民族文化暨中国少数民族绝技艺术展演”特别贡献奖(2005年)、广东“广宁全国舞狮精英赛”银奖(2008年)、“全国第六届农民运动会舞狮比赛”自选套路金奖和全能金奖(2008年)、“中国(钦州)东盟国际狮王争霸赛”冠军(2013年)等20多项大奖,并被作为原型拍摄成电影《东方狮王》。2010年,藤县舞狮技艺成功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未完待续)